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九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書五十三

夏說

答郭慶守 劉楚

僕聞之古之所謂知己者惟管子鮑叔而已矣夫管子之所為舉朝之人不之知之而惟鮑叔知之非惟舉朝之人不之知之雖舉齊國之人亦不之知之則當時之知管仲者何少而不知管仲者何多也夫共賈而分利

自多非誠貪乎謀事而窮困非誠愚乎三戰而三走非誠怯乎此人之知管仲者也然而為貧也為時也為有老母也非鮑叔其孰能知之哉管仲既未嘗自言所以然鮑叔獨探其情而言之在當時之人其不以鮑叔為佞而阿附于仲者鮮矣及其後策魚鹽之利修農工之政而國無不富也九合諸侯不以兵革而謀無不得也進兵楚陘仗義執言而勇無不勝也然後鮑叔之言為正而有信而管仲卒為齊霸功臣使非鮑叔有以知之則管仲毀于貧敗于不利而喪于怯也久矣豈復能少

見一日之長于後來也哉故古人之知己必論其遠者大者類如此今則不然棄置大端習翫細娛睚眦澆忍互相推上以同其好者為知己其不同者非之其異乎古之知己矣况足下所以稱道而歎惋于僕者固又非道古今凡具手口習簡翰而稍知義理者孰不能為亦孰不能言也而各有其道焉其道固未嘗不同而亦焉能盡同哉譬之人之面焉其橫目豎鼻皆然也其笑語飲食亦皆然也今不取其同然者乃遽欲以己之肥而

廢彼之瘡又欲以己之黥而訛夫人之哲也不亦難哉
此不足較也在我固不當以彼之毀譽為憂喜矣况又
欲因之以重足下之憤怒我昔人有飲而醉于室者行
道之人過而見之以為己之醒也群聚而罵之其受罵
者弗覺也而旁聞者怒焉亦何以異于此哉甚荷足下
愛助之至僕非敢以此少足下也誠惧足下好善嫉惡
之心過重或反為其所動而不能以堅其所守也故敢
以言烏抑君子知己之辱將有大于是者又不直若管
仲之于財之于謀之于戰而已也自今以往其進退可

否則誠有望于足下矣其將為鮑叔乎楚也敢不知所
勉哉足下明敏周慎早得明師又善與人交其學日進
如草木專枿之滋長而人莫之覺也其德日修如河江
波瀾之方漲而人莫之知也乃猶慊慊焉以四十未聞
道而見惡于人為可愧可感且又欲以僕為師法此不
自滿足而過為謙抑以推夫人者也豈楚之所能當哉
僕今年四十有九矣而行不見信于人學未成于己徒
有以來諛諂之口若足下所云者其感與媿又豈不
浮于足下哉抑聞之文中子云止謗莫如自修又曰何

明文海 卷一百九 三
以止謗曰勿辨此古人處己之成法也既以自勉仍不敢辯惟足下其少安而圖之若所喻高文則不及見恐不逮將來尚冀終示也

答杜銀臺研岡辨毀書劉禧

前日兩次問候值熱溽不敢勞久執事僕亟請退及別執手謂僕曰此來見之宜謙慎謙慎僕低徊不省所謂昨會留精舍中對局醉僕以酒僕不覺放論時事執事復教如前更道士夫有毀足下于同鄉松臯許公浚川王公處云云余亟為足下論辨翰林廖學士戶曹張正

即皆謂足下高視亢言不近人情恐于宦達不利彼時乘醉且有同年友一人在坐僕應之曰丈夫生世不得揚眉亢步巖廊之上即拂袖曳履去山谷以肆其志不然欲免辟輦之猜忌也難矣韓子曰人有所能有所不能抑而行之必發狂疾蓋謂此爾今晨乃勞手翰枉教諄諄以謙益相勉而進以君子長厚之道雖父兄之愛子弟不踰此矣僕思人之才性多本天成仲尼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若古之所謂狂狷其能利于今之世也乎求包容而無忌足矣安望其引拔而顯用

之耶嘗見今之公卿待朝士不惜才藝不問臧否但分曹較銜馳趨立之尺寸競祇候之杪細遂執以為喜怒進退悲天悲天長松曲棘材有度也端觚銳牙性有類也士碩操獨行于己爾何可以毀譽而數易其志耶三代之朝濟：相讓固無待論矣春秋以下若平仲絕禮于石父范宣矯顏于孫儵衛青亢勢于長孺龍共遂不荅于王生其始凭陵夸詡自扶侈重而竟以嚴詞疏節誣敗困悔被平仲以下四君皆所謂豪俊也至于石父諸子亦顯名于世乃知古之大賢相成如此而何今時之

不然也僕三復來教忽覺融透古人遭際坎壈皆失常懷屈平疑于雞鶩之下馮子清于龍蛇之喻未免憤不平也及上規楊氏黑白之守下覽蕭遠玄同之辯遷就譎竒非吾身世之正術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貆可行此所以動天地而感鬼神也詩曰我思古人俾無詭兮僕將佩服孔訓敬服來教容閉門省察旬日後再俟面請如何

與李中麓書 呂高

李生捧華札至披而讀之知足下有愍世之盛感惜賢

之重悲且以激烈之懷便欲振蕩時事僕以為過矣夫
諛諂蔽明邪曲妬正自昔有然何必至今乃大異也昔
子胥抱憤于鳩夷申徒糾寃于負石直生被名于盜金
第公荷諤于絕義以彼其賢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獨王
潘二子然者足下抱高世之宏才履絕人之上智譽望
日隆朋豪雲附少縱其才掀揭一世將何施不可語曰
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足下睥視今日為何如耶且足下
相與締結恒久熟與少海情志顯篤孰與賈夫然皆反
面毀心戈起不測又安知今左右無^復數子者哉人心

不同有如其面顧所自韜約毋輕漏言犯尼父不密之
戒僕以文學不如道思通達不如子抑二子罷去我輩
安祿天綱恢張有禽獨遠可不謂倖乎自華札至疑懼
交集秉燭達旦眠食報罷反躬求省不知作何惡狀曩
日見仇^子惡察僕自以為勤教之亂雅耳不意羣疑相
蒙瑣珉莫辨任子遂借此為覆兄之計而玉溪張公
者又信諛而莫之察也夫仇人之言不足異矣獨恨任
子以斷金之交張公有座主之義乃亦忍心為下石之
計乎嗟哉嗟哉世路多躋宦海叵測此孝標所以廣論

于絕交而陶公欲閉房以杜迹也僕自揆有何穩譽法
當罷斥今流言交藝不過居督學之官耳初若不領此
任更作何說然此來實出足下之意而僕亦悔之晚矣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寇之交戕致之我也又誰咎僕自
去秋便萌歸志願以二親在堂弱肩滿膝兄長物故俯
仰在予而回視退計上云覆身之瓦下云立錐之地牽
制隱忍義不能決今時事至此尚何靦顏就列為流俗
人所疑乎君子見幾不如早去足下視僕豈蒙垢之士
而苟祿之人哉從此入江鄉下惟受圖徒升斗之粟以

供二親饘粥之食使弟得他日與黠婁原憲同類而共
盡也何不可今督學之任不可一朝居矣然計年則未
可遷于義又不可調惟有一去而已矣以足下有鮑叔
之知故敢披瀝衷素走使奉告統惟是下亮之

王御史王公書 歸有光

都臺相公閣下有先聞天下之人材其為君子小人皆
有一定之性古之所謂知人者非苟知之而已也始知
其如此則其終身不能易也伯樂之于馬卞和之于玉
如今馬非絕塵玉非連城二人者必不顧如今二人者

頌之馬與玉豈有變哉馬與玉而有變則天下亦不號為伯樂卞和矣故以為人之賢不肖有定分而古之知人者決于一見而終身不易彼有改節易操者必其始非其性有矯而為之者特其號為知人者之不至焉耳故孔子曰舉爾所知蓋謂已知之矣則其舉之而不疑也故大臣之相其君其平日常有意于天下之人材一旦而任事權舉平日之所知蓋優然而有餘是以佐國家成光明之業而其聲名永與天地無窮若夫取辦于臨時處極貴之地而欲以周知天下之人材不如其取

于素之為裕也今閣下為天子執法操天下士進退之權其能辨君子小人賢不肖必明矣有光不材不敢自附于當世之賢者獨以少荷國家作養蚤歲掄選太學屢荐京府初序閣下為縣當此時相知最深蓋不以有光為不肖也閣下清明直諫少所許可而獨于有光而加傾自此閣下為郡二千石及敷歷外者陞中丞治河漕濟州淮揚間有光往還京師道之所歷足下未嘗不垂顧念閣下非有私于有光以為為國家急于當世之人材如此前歲舉進士閣下方召入為少師後有光時

典諸進士旅見閣下獨加禮遇異于常今歲入覲閣下
府第深嚴有光一再至然亦不拒進而進之退而私念
以有光之受知于閣下與閣下之知有光者至今未嘗
變也自以諸生文學不辨治縣事多泥古典世乖忤監
郡及臺省大吏無相知者其考宜殿而尤荷閣下之知
使免于過譴然而錄金銷骨之毀共積于閣下之前矣
悲夫以三千餘年潔身修行一旦遭譴罹諾乃不能自
辨于三千餘年之素知使閣下疑所見而信所聞夫豈
閣下前日之知為非欤將亦有如古人所謂灼然昭晰

自斷于內能了了于冥冥之中而暨不能勝衆多之口
而姑為謝之也然則士之所恃于知己者危矣閣下何
不致有光之為吏者夫豈若人之言否乎昨在京師今
萬宗伯乃同年鄉舉也萬公賜羨人家與有光所治連
界有光私竊問萬公云公以我治縣何如萬公曰君治
縣云他獨小民無不愛君耳有光謝曰得公一言可以無愧
萬公當世賢者非相欺也則有光之為縣果盡如諛者
之言乎今銓部所取信者監郡監郡之賢不肖果盡出
于公與明乎漢人有言陛下以使者為腹心使者以夜

事為耳目尚書之平決于百石之吏其不足盡取信明
矣且今監郡所荐舉無不極其褒美語其治行雖古之
龔黃卓魯不能有加然古之吏皆積久而成功今並布
衣諸生少年遠者僅踰二載何治之卓々如此夫果能
如此則其縣治矣何遷代之後其凋殘猶故也如此所
舉則刺可知其不為謾欺者鮮矣夫與人愚論智則智
反為愚與不肖論賢則賢反為不肖故智者決策于愚
人賢士呈行于不肖此道之難行而賢士之所以多闕
也今于監郡之外復有采取流言飛語唐虞之世所以

疾諛說殄行者寺人傷于諛而有巷伯之刺今不能禁
而又行之如此則奉法循理之吏豈能見容于世耶閣
下清德重望殫歷百吏凜然風裁宜監郡者不敢為欺
謾其刺舉必明其諛說亦無自至于臺省然唐虞之世
賢聖在朝猶有諛說以周之盛而寺人是諛則雖登明
選公舉世咸仰閣下贊翊聖朝之盛而寧獨云如有光
前之所論者計今世人材之衆多何啻以千百計皆進
退于閣下閣下寧以失一人為重輕則有先一命之賤
其何足以復瀆閣下之聽也夫自古一士之不過至微

而後之人返論其世乃以一士之故而歸咎于當世之公卿大臣者多矣况平生恃閣下之知自謂俟百世而不易者不謂其有所變也獨以閣下不勝衆多之口而姑為謝之云耳然有光自以今日有閣下之知己而不獲自伸如此則亦已矣官雖微而出處進退宜明是以竊緣閣下之素以求自放于田里不使墮落于謗人之口閣下姑憐而使之得全其身名以去不勝幸甚有光再拜

與唐司馬書 王穉登

蓋聞鮑魚雖臭世號其腥海棠無香人惜其艷故彈綠綺之琴者流善賦之敵納黃金之賄者稱謀臣之雄豈非玷馨不損于汗血微瑕無改于良瑾者乎穉登不肖無似十歲為詩十五改文才卑調下不能與古人齊驅然摸寫景物闡揚性靈雕香刻翠于今代作者往往為召不幸門戶囊下莫能自振玉三獻而受剛珠暗投而按劍加以性情傲晚乖違時人意所牴牾輒相攻擊秉雉介之性而昧兔援之計執玉碎之見而闔瓦全之道負蘧蒢之疾而忘戚施之顏抱獨省之僻而恃啜醢

之謀遂使執方之士疾如仇讐岐者造謬交口興謗或
 者以為穉登于門下亦復人殊道別輒肆訛訶悠之
 言莫知伊始噂沓背憎涕騰旁午嗟乎豈有是哉門下
 代之偉人應期之名世藝林立其赤幟德苑標手白眉
 清踪表林壑之色大道朗日星之輝穉登竹羨板慕以
 為不世出者也然而里閭庸生以駕駘樗朽之資年異
 產殊尤之才耳鮮奇聞目罕偉觀迂形腐色真可非刺
 穉登謂此皆么麼瑣屑于世烏有焉而復希慕鼓華窈
 相倣傲學謝公之鼻音像林宗之顰角同稊生之習懶

共何氏之柴車習孫弘之布被類王猛之捫虱庖犬羊
 而皮熊虎資無鹽而飾媵施性盜跖而顏義農心蛟螭
 而口仁義以為道在于是居之不疑睢、眦、吠、齧、聚
 臭牢不可破穉登于是切齒惡之誅醜貶責不相假借
 疾之已甚深嚴過刺由是毀譴叢生鍊金銷骨匪蛾眉
 之妍而受人宮之破罔刑人之凶而嬰去鬚之禍猛虎
 當前狐狸在旁鬼域憧、含沙射人豈不冤哉雖然曾
 參固不殺人也昔管仲貪財鮑生不厭其鄙匡章不孝
 孟氏許以周旋孔子云衆惡之必察焉今日之事惟門

下察之幸甚

上儀封公論事書 栗應宏

語曰才難不其然乎然能盡其才之用者為尤難古之時政習淳厚云甚回邪欺詐之變人惟求濟于公而云急于私故上云蒼蠅之懷下云白駒之嘆若田野園市之實山林川澤之珍咸貢于天子而取之官師工匠者皆有以察其質而致其用不以逆已而有所枉不以料量區別為勞而易磔擲不以指揮矯異為嫌而自顧避是以無才則已不患其不盡用也今之時則不然矣才

之用固多也然以逢迎奔走為賢以鉗默足恭為教以循非襲枉為便以無所可否為謹庸者見鄙能者被嫉自處若山嶽視人若奴僕少不如意則從而譟襲其短以糝糊成其罪雖有賢者守古信道之士少不自知用今之道則當閒散寂寞山林長往而已爾雖有聖天子賢公卿在上亦從責此情也夫九井之谷百夫之力也置之塗泥則良農為之撫膺荆山之璞天下之寶也委之道左則隋和為之流涕榎楠豫樟合抱之木干青雲而茂邦域質備高遠用中大任不幸為賤工之所短

將胥起而裁截之比幸有大匠者于其側不一轉手顧目而賜之便非人情也今者某以壯年魁南宮此固時未易有也其才之难得亦可知矣為政不二年屢被旌舉殷譽大溢其為才于政亦速矣獨以奔走不足辭氣不遜之故與司府不相能率懷私鍛鍊以遮成其罪將以決其案于臺下蒙等誠切悲之夫才則果于自用望重則易于招尤招尤易則責叢于己自用果則無恤于人以是之道則以今之習尚殊矣語曰衆煦漂山聚蠱成雷三人成虎十大撓椎嗟乎是安能知其然也夫惟

大人為能濟物義士能急人之難賢者惜才于時猶工師大匠惜才于其業也夫以盜車之驥柯亭之材方其時無知者則將委之于水火喪之于焦沒然得孫陽蔡邕之後一顧而適值其會是珍奇出于水火芳譽騰于焦沒矣是故管仲仲技于囚虜公冶昭于縲紲范曄起于逋逃李白雪于党獄荀卿滯于蘭陵韓子困于說難范滂之後没于禁錮陳子昂殺于縣邑是數君子矣豈德有賢不賢者哉顧其遇與不遇之勢異也嗟乎非有長者君子以古道自命安能望于斯時也伏惟左右大德重望

居今守古抱經濟之才蘊皇王之畧履樞要之重天下
所望入脩絜論以籌天下之賢才與之共治可待也蒙
寺竊謂天今日之事殆不可不白于臺下即知賢者之
于材固有無所顧避而不易磔擲者矣然事出于公輿
論所在故輒敢竭其巧腐奉尺寸于左右惟賜覽焉蒙
寺死罪死罪頓首頓首

答張通政鄒觀光

頃始得門下六月書扼腕世道義形于詞不佞抵里杜
門自廢視一榻之外便若天涯不復以尺素及長安近

聞吳氏之子猶復猶：彼豈疑不佞復出故下之石而
不知不佞已絕意仕進矣山中僻不得全疏乃聞部中
覆疏竟借王洪陽公及門下為重而儕文貽書云諸君
子之譽乃足為譽鴻公等之毀亦足為譽願不佞何幸
有鴻功之毀以博諸君子之譽也夢白又云冥司捏鬼
胎或以人為禽獸或以禽獸為人信手拈成都無分別
人見其絲：披：戴帽而出遂皆望之為人而我乃因
之動無明火焉豈不為鬼所揶揄嗟手夢白乃以鴻功
非人哉吾安能必鴻功之非而諸君子之是吾不能自

必夢白安能必吾與諸君子為賢而鴻功為不肖息緣
屏慮都無人我都會得喪毀耶譽僕平昔眎之矣

與唐凝菴少卿吳少卿

不佞冥行扞罔抗言罹尤四乞歸休六移伏臘蟪蛄暫
寄牛馬可呼負芒刺于蓬萊久矣然于門下同里同年
至親至厚束髮把臂初無小卻奉令承指嘗效微勞今
門下策足要津不佞待罪下里猶庶幾察之眾惡憫其
群攻曲賜忤懔是所願望乃得于傳說者籍謂門下
有意督過之也詆訶橫加點綴巧構投石下井呼以順

風朝紳里党人、能言之且惟辛未以來廿年所偶叨
驥尾遂料虎鬚念、吹毛時、割腹朝紳里党亦人、
能言之嗟哉嗟哉不佞雖有推心之寸腸實云容足之
尺地匪一日矣然出口入耳莫可踪跡門下固不難曲
掩不佞亦何忍重疑而閉目塞聰若罔聞見門下固不
惜逆施不佞亦何妨順受已矣復何言至于頃者門下
偶挂彈文止因晉秩躐等別妄訾議而大疏雄辨自叙
賢勞自表正直自証考察之非辜自明遷轉之不驟洋
洋纒、亦足以伸已屈人矣又無端而忽有指也借人

形已曰一篇建白之名可覆百行之醜不佞讀之慙沮
思之悚惶項汗下踵也夫論建白不佞其罪之首也論
行誼不佞其醜之尤也珥筆之初因言父子之倫常而
幾薨杖下賜環之後復言君臣之權義而適返田間是
他人之建白一而不佞之建白二也言尤行悔垢積愆
叢之寡過未能內省多疚是他人之醜行百而不佞之
醜行千也同里同年至親至厚朝夕所稔妍媸莫逃本
由門下之鄙夷遂為海內所証信是他人之醜可覆而
不佞之醜不可覆也雖然門下意本獨發言則槩加無

論四方君子即同郡之建白者若而人皆接踵去國矣
無論一時即當年之建白者若而人如尊公荆川先生
亦抗章編戶矣門下縱不為同郡諱獨不為尊公念乎
豈門下嚴于嫉惡急于攻瑕不暇旁顧不暇追思乎片語隻
詞威于斧鉞因一人之醜而遷怒諸賢因今日之醜而
貽羞先哲嗟我嗟我其又不佞之咎矣門下倘復云覆
醜者什九不覆醜者什一則猶可舍其九居其一因
之為避已屬冒昧乃門下既無解網之仁不佞安得
立錐之所手反已自憐何施面目門下必且云吾言在

此吾意在彼或甲或乙云所主名安見其為爾也者夫
 共傳者言也不可掩也中藏者意也不可據也使不佞
 舍其不可掩者居其不可據者而委其醜于人是益其
 醜于已况門下既無推烏之愛不佞豈免死兔之悲乎
 同類相憐亦何施面目門下皇華畫錦里父老負弩矢
 前驅不佞舊厠門墻無煩介紹詎不願奔走于車塵馬
 足間我第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負醜而友其人
 左丘明當亦恥之不佞疎節直腸淺衷編苟有怨怒素
 素去蓄藏未聞背面夷躬心口胡越而可稱友者不佞

既知為門下所醜矣而強求攀附寧無顏厚門下既視
 不佞為醜矣而陽賜接納奚取貌交夫友之倫亦重矣
 同敬應則異矣則離貴賤死生交情交見門下與稽別
 駕應科臭味莫逆終始不携既死矣烏用文之且也假
 絕友之峻節賈忤之相高名今則借負譴之畸人充逢世
 之奇貨門下之自為計識得矣不佞之為門下用亦足
 矣死者為地中冤鬼未死者為門下功臣不佞其何辭之
 與有拊膺扼腕竭地穹天三四躊躇千萬不得已傾心
 披瀝沒齒引避爰稽載籍若魏應瑒晉嵇康梁劉孝

標漢朱穆義疎交絕自古然矣白日青天丈夫男子亦安用塗飾于声音笑貌而為此因兩以相謾哉蓋于是乎賢者之庭削醜人之迹矣此不惟不佞之處已宜爾即門下之處人亦宜爾倘門下謂其無足與比數遂賜麾斥而置之于胸臆頽頽之外幸也惟命倘門下忘其直率因滋此覺而重之怒如蹈水火益熱益深以門下才力智謀直摧拉枯朽耳不佞為魚肉以俟刀俎宜也亦惟命門下其擇之

奉楊太宰書

屠陸

隆之居長安也視身頗脊待物太踈屋漏知防廣庭不飾砥節持廉居官良苦廣交泛愛好客似奢窮交賤士樂與玄同當路要津願存崖異玄同近洿崖異近亢名為拙宦亦曰畸人三事天老九列鉅公豕望龍門人樂蠅附隆獨介烏自守曾不問有識無識有因無因斂跡滅刺未嘗一求容接聆警教即如明公朝野羽儀人物權衡祥麟威鳳舉世快覩凡在銓曹要地者莫不嚴重孤高峻其風采內若帶露外益威稜明公清德孚鬼神內行信妻子而接物坦夷溫然長者脫町畦之形絕溪

刻之行而人自不敢干以私世無所疑其迹以故衆口
交贊物情樂親婦豎頌德廝養知賢而隆則何嘗一及
明公之門乎蓋一二大老亦有願交于不肖者而隆終
不往也夫出領邑符甘心貧窶入叩郎署絕迹當塗隆
雖至不肖亦稍知自愛耳而然若寡廉鮮恥何所不至錢
穀之吏稍自潤不難虛名之人即結納亦易以明公觀
隆詎誠至不肖而無恥者耶彼夫以疇昔私憾謠詠攬
撫一旦以至不肖之名加于隆不能受亦不能怒夫
裂背濺血髮上指冠黃沙儻走白日陡黑繁霜夏零長

虹晝見隆之意氣自小能之而今顧不爾則隆蓋近頗
已聞道也夫平情忍辱忘境齊物粹而能鎮撼而不驚
者真道貴也所以故隆聞謗之日恬然安之以無怒為養
性以不辨為忘言雖舉國不平交游搯擊而隆未嘗以
一芥蒂于胸懷未嘗芥蒂者不希達人之蹤而搯擊不
平者友朋抗同仇之義也夫友朋高義事固宜然而
隆始未敢輒以此望明公則以其明公無生平之素
也乃向者含沙事起明公召隆而與之語曰聞子高才
能詩文奈何輒以為罪諤未信之譬之喫血徒自浼其

口無論世無是事亦無是理子休矣勿辨昔黃元美李
于麟諸公在世廟朝自以辭賦雄一代稱詩飲酒日闋
長安市上每退朝解鞍歇馬便呼盧浮白睥睨跌宕此
真詞人太豪哉今法嚴固密人喘自保即有一二擅辭
賦縉紳率知檢押不敢豪且聖明之世不當以詩酒罪
人子休矣蓋隆至是始登明公之堂一承顏接辭也隆
既非明公素所親厚一旦遭謫受枉而勞苦若平生此
豈有所私于不肖隆我誠為朝廷惜本人體為士大夫持
公論大臣之用心固如此逮夫黃冠賜歸青衫去國蹇

驢風雪襍被泥沙身未離春明門外而心已在江南之
丹山碧水間雖祖道淒涼河橋黯淡而不肖方且掉頭
不頌揮手長辭又未嘗一登明公堂為道其感激而去
蓋明公之念不肖為無因而不肖之事明公為太簡夫
人情疎則薄日遠則忘念其人而知則易棄厚其施而
不報則易嗔不肖之去明公膏中久矣乃不知何故而
時動明公之念士夫從燕京來者云不道明公拳見
念至今為稱屈不已寄毅存問六年于茲吾鄉沈少宰
還亦云不肖言日不在明公之口夫不有諸懷何以有

有諸口日懷之而口之則隆誠不知其何用也以為念
及乎而隆未嘗與明公有平生驩以為憐才乎而隆為
人實至不肖以為恤枉乎而隆所坐不過詩酒詩酒之
罪隆實有之不為枉六年之間寄歎日至而不肖恬然
安之了去半札一言為謝隆去半札一言為謝而明公
之拳拳猶未已隆之六年不將一字其故有四昔者故
向不見和矣范滂不謝霍諝當時高之隆雖不肖願竊
附于古人此其一也推廢之人屏居去聊書空咄咄或
自通政府攀援當途以求進用隆若輕通尺一心雖感

恩迹涉希望隆竊恥之此其二也當不肖闔門待罪緒
紳之連騎過唁者如雲及不肖落籍去都友朋之解裝
出祖者無筭比抵里中而長安故人書問絡繹隆若稍
修報謝便非林下人之体以故京邑游好中心念之豈
不勞予而絕不以一語相加遺夫不報謝諸故人而獨
修寒暄一當路大老豈復足比于人歟乎此其三也不
肖之東歸負郭雖云百畝居家尚存四壁母有賢明之
行能甘清苦妻通寒儉之德不怨貧窮半畝之宅矮屋
小樓顏垣敗壁蜘蛛在戶葶藶盈階寔前襟樹梧槐梅

竹紅葍紫蓼，春夏之交黃鳥鳴于枕上，綠陰映入房櫺，零露涼風林意颯，碧雲黃葉飛滿貧家野人風味，足以投老而隆，又好仙奉佛，觀空悟真，一登蒲團之上，外忘塵世內遺形骸，煉我神明葆我虛白，當其嗒然以游乎混沌息乎夫，何不復知有山河大地，又安問長安貴人，大老我簡以忘戒，疎以懶，俱即偶欲濡毫，信紙輒復罷起，此其四也。夫六年不將一字一吐而輒幾萬言者，何也？偶意興所到，欲因知己而一寫其胸中所自得也。夫有求于人者，其辭卑；去求于人者，其辭直。今隆辭卑

乎直乎？此明公所一見易明也。夫去求于明公而直寫其胸中所自得，若而人者，不將一字不為簡，一吐萬言不為多。譬之候蟲，時未至而喑，去穀時至而鳴，不己彼蓋去求去營而自鳴，其天籟者也。雖然，隆蓋又別有說焉。隆聞明公之居鄉也，樸而醇清，而曠其事親也，躬萊氏之孝，其習隱也，有龐公之風，白茅為屋，黃土為墻，青精為糧，夫耕婦饁，冲夷澹泊，宛如上皇時。蓋大臣蕭然不異寒畯，彈琴賦詩而味先生之風，此豈有意于世用者哉？及其強而後起，迫而後應，秉衡當軸，清德弥峻。

和風益暢蕩滌深刻削去煩苛事存長厚人懷愷悌然
且邁高跡于霞舉寄冲情于物外泡影軒冕浮雲三事
日一從裝時一接浙而廟堂牽挽鴻飛不得冥夫得意
而欲回首急流而思勇退明公垂戒于日足覽分于止
足未為不是然而此時世道所仰賴明公不小明公不
可亟求去也世道自江陵以鷲猛束濕之政釀為厲階
剝削元氣急弦絞絕有識憂之至今日水旱沓仍疫癘
繼作去年元一被其毒今歲益盛吳越之間赤地千
里喪車四出巷哭不絕隆切念主上英明總覽大臣寬

仁愛入明良在朝政刑修舉不應致青而災青若此或
前人鷲猛束濕之餘烈也夫太和元氣人物得之以生
育國家得之以隆昌若明公之寬仁長厚國家方倚賴
之篤慶祐而失消疹奈何求去乎人之得位徒以自取
榮肥而公則榮肥天下人之當路惟恐一旦去已而公
則求去不能功及天下云心于天下事者為之整齊天
下非趨于萬物之上者不足辦也以公德望老而束縛
三事不得去此謝安所謂捉鼻政恐不免者也若隆之
不肖則免矣人不以不肖自我則既已委棄我以不肖

自處則可以偷安凡夫而希為仙佛雖亦屬安心猶差
勝其完持此妄心以日從事苦行借妄求真借苦求樂
上則漸臻清靜下犹足以寡過誓履寂莫而怡愉虛飢
寒而不問善自排遣強而名安樂法門以芝朮為糧肉
以荔薜為袞衣以蒲團為安車以修煉為經濟拜佛禮
斗逸于朝參誦咒緒經妙于簿牘猿啼虎嘯清于鳴驄
鶴駕鸞駉疾于騎馬山人野客貴于公卿石室丹臺榮
于竹帛非強作佳語理則固然明公間世偉人其識豈
不及此耶明公康濟天下功德屈屣名書上清良亦不

而山野之人平分風月坐領烟霞亦當不以此羨彼幸
崖先生垂勲採火華山處士壹意栖真古人得時則駕
不得則蓬累而行卷舒其時龍蛇其德要各有為非欲
苟同若明公以在事為桎梏不肯以竄伏為淒涼是使
宋室無鵲起之勲雲臺絕蟬蛻之迹也當今之世士誠
多賢之誠多品公孤黃髮德氣凝深填定朝野幕府彊
吏才諳蹕偉經畧邊圉雕龍之士摘藻擷華文麗天漢
骨鯁之臣披鱗折檻氣薄烟霄凡此多賢鍾英靈而表
上瑞詎不彬、編者或乃惟迂僻曠逸玄超之夫進不

得依光日月畢老匡時退而秘影雲霞希心度世斯亦備士之一種雖似無益明時差存標韻救點光景亦不可缺也譬之天道雷動風散雨潤日暄天各有用崇霞彩虹無用于天而天自不乏譬之地道蔬穀頤養芝朮服餌人並有益山花野草無益于人而人亦愛玩今天下獨少迂僻曠逸之士四明自賀監請黃剋領鑑湖以來幾及千年虛無人而不肖不自揆度妄欲繼之夫賀監遺榮辭祿請休去而龍驤不肖蒙詔負罪被竄逐而狼跋所處遠矣有如嫫母敦洽醜顏不作妄附夷光

乃其中脩然無悶一耳本同末異不可謂便遠也且賀監昔時之為脩然易不肖今日之為脩然難何以故賀監得意于美官夢游帝鄉一旦請去天子賦詩百官祖餞賜鑑湖以供漁釣捨大宅以為千秋觀士林艷仰鄉里榮羨此時而為脩然不羨易乎不肖身負大諾倉皇落籍一驢蹶躡風沙雨雪而出都門青衫布帽顛顛還里親知慰唁鄉人揶揄原憲無因介推有母甘毳難給鋪糜不充此時而為脩然不亦難乎而不肖天性故自落穆出覽風日入而忘其舉火宵坐蒲團明而忘其晨

明文海
卷之九
次二六時中常自娛悅徐而尋之了不得其所以娛悅
故以不肖所難仰而配賀監所易似足相當不忤也頃
王脩昌太史書來欲得隆憤懣不平言吐寃人之氣激
壯士之懷長由天壤山川生色夫憤懣不平事世上所
有隆胸中所無隆雖至不肖不敢為世上所有事不能
作胸中所無語而直以寂寥幽適之辭答之耳士大夫
以尺牘遺其文知存心寫懷垂名流昭者在古昔則有
史遷李陵楊惲鄒陽江淹在近世則有唐寅陳昌積盧
柝吾鄉陳束皆以高才發為雄文沉痛淒惋掩抑頓挫

有足悲者並不聞道胸次鬱舒滿紙佻儻豪雋之徒賞
其悲壯清遠之士陋其煩競才雖高矣量不足取也隆
幼雖貧賤閱歷多艱誦習先民寃心世務亦思有以自
見于當世三十通籍西館色符戴星視事櫛雨省民諸
凡可以佐黔首之急者毛髮不愛有所擘畫上下咸以
為能又頗研討象緯韜鈴邊務戎畧若世有知者鉛刀
未必無一割之用不奪身多雕虫之技諫其虛嚴蟻慕
蠻集多士奔之招尤誨妬遠聽不登並目不肖為平原
侯徒扶風豪士不知隆迹類沈洋行實檢押奇情物外

蕭瑟有之跌宕未也即如隆所生詩酒罪業已向明公
面承然而韻語號嘍已無遜辭醉鄉醜醜尚有媿色類
君不能盡椰子大一杓即面赤頭眩上下四方易位令
畢茂世劉伯倫遇之何物傖父唾去不顧即此一節它
可知已嗟乎是所謂隨聲附和者也明公之所為搢擊
冤屠生亦以此古今稱大冤者以屈平伍胥武穆為極
真足積人神之憤傷天地之和若隆冤可謂最小小者
中苟跳勃揆撥之雖小必搖性若安煖撼頓之雖巨不
動隆少有志建立季而精神筋力足以副之假手諛者

早遂息肩毫芒莫吐端倪未見夫信、何論搃之隆山
林之骨也天下之事若身當為之摩頂放踵若一脫其
手便須超然道固應爾事在心神散緩事去而情態嬰
纏之兩者皆非也隆今可以超脫標社之未全以不才
矣又安能窈、焉日抱其已破之甑而號之也古之失
意者多投之沙蟲山鬼瘴厲壘荒而隆獨蒙教之清溪
白石之鄉還之祖父正隴之士臣罰已薄主恩不淺後
此而勤修度世之業力誨性命之宗皆君相所賦也匪
維罰之又為賦之天地高厚捐糜冒報乎又古之槁落

明文海
卷之九
狙悟于時者違：託名山著書以規不朽此枝之不得
志猖狂嬉逸從日暮途窮之計者固也勝之然隆以為
猶非上策也士君子貴從性地上磨煉一番性地不煉
其中無主而徒役精馳神思垂空文于世菁華漫焉浮
漂而靈光頽去栖挿忽而物態外場慾火內煎即垂千
萬言毫不得力姓名由于青編形骨散于黃壤亦何益
矣是以上士棄蟬蛸之畧尊鶴龜之期舍燭耀之光攬
陽鳥之轡游神于淡合氣于漠叔視反听以培性根凝
韻葆真以固命蒂死心忘形而求大道焉及其道成而

文從之太上道德蒙莊南華禦寇冲虛關尹文始葛洪
抱朴子年拾遺景升化書華陽真誥彼皆以其所得神
精而筆之竹素何嘗不藏之名山副在京師者哉隆不
肖竊慕此道凡夫妄異知其無成第試為之譬之苦煩
熱而飲涼漿無論多寡入口冷然熱病漸除神明漸朗
是隆之所寶也嗟々夫是言也亦近洗洋矣明公得無
訝之乎明公方以盛德鴻業都要津享大位海內人士
望若天神隆後來未學輒生輕通尺一則宜修樸速卑
瑣曝鯉搖尾語而進庶幾入則足以為容不入猶免譴

怒而洗洋自恣若此則以撲邀卑瑣實亦不肖胸中所
無也亦以恃明公之知我也夫知我者豈誠以其人樸
邀卑瑣善曝鯁搖尾而哀憐之哉越石父伏在械擊則
垂頭不語及晏子解驂脫之則仰首高譚故曰士屈于
不知已而信于知已明公龍德大人顯融貴倨目中不
乏樸邀卑瑣語我知明公何取焉使隆洗洋而有一語
合則言與所者俱榮使隆洗洋而無一語合後為噓
而已則吾儕小人之罪于明公大人長者度云固損也
隆免矣天下之事方大集于公隆竊見此時國本未定

朝議多端宗室失所邊防懈弛吏治粉飾官守貪污人
情傾仄俗尚浮夸費用太繁征求頗急閭閻空虛黔首
痼瘵又加以災青事大有可虞夫天下此離則治平維
之治平之後所繼非復治平也曲突衣衾明公不可不
熟慮而詳計也明公憂民體國動出萬全泰階永平譽
殄消殄隆茅竄伏林莽恃以宴息野人請得禮壇醮謝
日祈天子之萬年祝相公之百福隆此向舉首曷在度
注每思當今大臣若明公者何必遠慕古人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閭閻道路之口月旦不棄物情所歸天心必

明文海
祐是真社稷生靈之柱石也勉矣君侯努力霄漢姪公
稚圭攜子同車敬謝德音勿以野人為念寓書者為明
州楊別駕別駕尊公以庚戌動王遭諗死事烈忠臣
孔明公所知也別駕由任子出倅明州爰君已子潔
身如處女吏道猶良七年一日尚未可以遷乎漢庭積
薪之憂嘆有以也明者長者無所不覆露無所不煦育
請稍垂情明州倅無論猶良忠臣之後可念也

明文海卷二百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書五十四

悽惋

與彭濟物康海

數年不覩光範偶辱過問即甚慰甚慰然又倏爾而別
此情如何明日逢德光道及雅爰云云此誠斯文骨肉
之至他人誰肯然者感念累日然竊有所未安者因公
知我厚故不避過責輒布上左右惟公察之聽之僕自

庚午蒙詔之後即放蕩形志雖飲不多而日與醕酌為
伍人間百事一切置之此不但信于鄉人妻子奴僕也
蓋素性疎懶偶因官秩羈係數年若招豚擘鷹而一旦
得此中心之快實有人所不知而已獨不之者自東方
多事以來聞其驍傲無狀如彼即或奮然有攘臂之意
隨後自笑自詈以為狂奴猶爾不量即不飲酒散髮箕
踞林麓此其習性之已成激之不返雖三公之貴刀鋸
之辱不可奪也况數碩之粟半副之紙乎僕自幼支謾
無求性^狀好是古而非今始仕時望見先皇帝寬仁大度

即自私擬以為皋夔稷契之業可以復見于今而狂放
易言畧不修飾至皇帝嗣位之後又見其英毅果斷益
喜益負以為鄙志當究于此一時交與之士反覆輕易
不檢惟僕言是故謾論譏說畧無忌畏日就月將幾
踵奇禍幸免殺身而歸而二者又補砌所無以為真
有使僕含垢于有罪者之籍與不肖之人同被驅放上
辱兩朝作養之恩下累先人蠲介之業^業生平微志付之
穢途情苦心局不復自愛暇日偶讀皇甫規避梁冀之
事與蔡邕^邕九錫之書喟然嘆曰彼何獨不得含垢冒汚

而成致美節如此也又偶讀柳宗元傳曰即宗元有不
同于叔文然親與之交而受其戒任矣夫身有規邕之
操而迹廁宗元于九錫之間仁人志士宜乎此何如也
今僕之所憂者在忽有大馬之疾死正空之下不得伸
其宿心原悼耳而區、官秩之事非所念慮也理之用
事也蓋嘗教以崇秩誘我矣當是時持數千金壽理者
不能得一級而彼自區、于我、固能談笑而却之使
饕餮噉嶮之人卒不敢加于我此其心與事亦雄且甚
矣當朝大臣蓋皆耳聞目見而熟知其然方臺諫論之

際出于一言倉卒未暇差別而今則又數年矣夫伊尹
之輔商也一夫之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僕即非賢者然
豈少于商之一夫哉大臣者乃忍使之雜于孫臏曹元
與云々之間哉故鄙人之心至此益放益已披髮嘯歌
至于終身而不敢悔此非甘心為長沮桀溺之徒也公
之義有曰古人內舉不廢親時之可舉不可舉非僕所
知也而僕之不才污穢亦非公應舉之又覩近臣者其
所為主于此使識者苟為之言則所係于公者豈細哉
今僕之不可于當世者有五而甚不宜出就官職者有

二性喜嫉惡而不能加詳聞人之惡輒大罵不已今諸公者皆喜明遜而陰訕此一不可翰林雖皆北面事君而勤渠閣老門下者以為賢能僕嬾放畏出歲不能一造其戶此二不可人皆好修飾文詐偽恭假直而僕喜面許人未有不怒者此三不可士大夫不務修身法事之業而但呻吟詩文以為高業見其詩若文不能不怒故見輒有言而彼方望我以為美也我以言加之此四不可與相好者接必因其戕事加勉戒之詞多忤其所好彼或未從即拒而絕之以此親疎多怨苟復見其所

愛者又不忍不告或又告之彼即又不從而僕又絕之此五不可執德不宏不能信之于人雖頗自好而當世談論之士多加詆謗自入有罪者之籍污穢終身莫能自潔使平日所立之志局閉淪落智高萬物之上而名陷九源之下于中夜竊自嘆悔不當輕易效幕世俗科舉狗外構此克溺今又不儆而欲仕乎此甚不宜出者一時同黜之人固有不幸而被污者然罪大惡極羞談于婦人女子之口尚十之九彼豈不覬幸僕出以為先容之地而當時宰執又率從私愛而乏分別苟欲引其

私人必援僕為喻是所以用僕者非必實知其為人而真明其有誣也如此則是以賢者之身而為不肖者之資矣語有曰君子非其招不往以不賢人之招：賢人如之何其可往哉今衆人雖以不肖謂僕而僕未嘗一日不以君子自謂已如此自謂而人以彼謂已蓋所謂噤爾而與乞人不屑者也此甚不宜出者二明公之意特出于一時愛念之篤偶未詳究及此然言出乎口通乎心明有日月豈有鬼神此區：平素之惘可一鑒而盡者公如覺之必信其為肝膈之實慨然臨我躅我矣會

公甚難既會又復奴：不得請益而又不能迎候散邑此甚負公也諒公有以恕之手臨紙惘然春和伏惟保順幸甚

典文徵明書唐寅

寅自徵明君鄉窈嘗聞之累呼可以當泣痛言可以譬哀哉故姜氏嘆于室而堅城為之隳堞荆軻議于朝而壯士為之徵劍良以情之所感木石動容而事之所激生有不顧也昔每論此廢書而嘆不意今者事集于僕哀哉哀哉此亦命矣俯首自分死喪無括囊血泣群于鳥

歎而而君卿猶以英雄期僕忘其累殷勤教督罄竭懷
素缺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于任侯少卿之心不信
信于蘇季也計僕少年居身屠酤鼓刀滌血獲奉君卿
周旋頡頏婆娑皆欲以功名命世不幸多故喪亂相尋
父母妻子躡踵而沒喪車屢車駕黃口嗷々加僕之宕跌
無羈不問生產何有何止付之談笑鳴琴在室坐客長
滿而亦能慷慨然諾周人之急嘗自謂布衣之俠私甚
厚魯連先生與朱家二人為其言足以抗世而惠足以
庇人願齊賚門下一卒而悼世之不啻此士也燕穢日積

門戶表廢柴車索帶遂及藍縷猶幸藉朋友之資鄉曲
之譽公卿吹噓援枯就生起骨加肉猥以微名冒東南
多士之上方斯時也荐紳交游卒手相慶將謂僕濫文
筆之絕橫執談論之戶轍岐舌而積并口而称墻高基
下遂為禍的側自在旁而僕不知從容晏笑已在虎口
庭無繫桑貝錦百匹謔舌萬丈飛章交加至乎天子震
赫招捕詔獄身貫三木卒吏如虎奔頭搶地涕泗橫集
而後昆山焚如玉石皆燬下流難處衆惡所歸績絲成
網羅狼衆乃食人馬斃切白五三言變惡母海內遂以

寅為不齒之士伸拳張胆若赴仇敵知與不知卑指而唾辱亦甚矣整冠李下撥墨甌中僕雖聾盲亦知罪也當衡者哀憐其窮檢點舊章責為部郵將使積勞補過循資干祿而遂蔭戚施俯仰異態士也可殺不能再辱嗟乎君卿僕幸同心于執事者于茲十五年矣錦帶懸髦迨于今日漉胆濯肝明何嘗負朋友幽何嘗畏鬼神茲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改觀愧色滿面衣焦不可伸履決不可納僮奴據案夫妻反目舊有獐狗當門而噬反視室中甌甑破缺衣履之外靡有長物西風鳴枯蕭

然羈客嗟、咄、計無所出將春撮桑椹秋有橡實餘者不迨則寄口浮屠願一食蓋不謀其夕也呼歎乎哉如此而不自引決抱石就木者良自怨恨筋骨柔脆不能挽強執銳攬荆吳之士側客大俠獨當一隊為國家出死命使功勞可以紀錄乃徒以區、研磨刻削之才而欲周濟世間又遭不幸原田無歲禍與命期抱毀負謗罪大罰小不勝其賀矣竊窺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喪孫子失足爰著兵法馬遷腐獄史記百篇賈生流放文辭卓落不自揆測顧慮其後以合孔氏不以人廢言

之志亦將隳括舊聞總滙百代叙述十經翱翔蘊奧以
 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託之高山沒身而後有甘鮑魚
 之腥而忘其臭者傳誦其言探察其心必將為之撫缶
 命酒擊節而歌鳴也嗟我君卿男子闔棺事始定視
 吾舌存否也僕素軼使不能及德欲振謀策操低昂功
 且廢矣若不托華札以自見將何成哉譬若蟬蟾衣裳
 楚身雖不久為人所憐僕一日得完首領就柏下見
 先君子使後世亦知有唐生者歲月不久人命飛霜何
 能自戮塵中屈身低眉以窶衣食使朋友謂僕何使後

世謂唐生何素自輕富貴猶飛毛今而若此是不信于
 朋友也寒暑代遷裘葛可繼飽則夷猶飢乃乞食豈不
 偉哉黃鵠奔矣華駟奮矣君卿豈憂恋棧豆嚇腐鼠耶

唐伯虎小傳之補

必為沈季侯索諸文者皆負節義者
 絕唐氏之祀則唐氏之祀安矣矣尚
 察之

寄舒子 王廷陳

辱書教以矜飾名行意甚勤懇僕惟少負性氣自視無

之志亦將隳括舊聞總滙百氏叙述十經翱翔蘊奧以
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託之高山沒身而後有甘鮑魚
之腥而忘其臭者傳誦其言探察其心必將為之撫缶
命酒擊節而歌鳴也嗟我君卿男子闔棺事始定視
吾言存否也僕素軼使不能及德欲振謀策操低昂功
且廢矣若不托筆札以自見將何成哉譬若蟬蟾衣裳
楚楚身雖不久為人所憐僕一日得完首領就柏下見
先君子使後世亦知有唐生者歲月不久人命飛霜何
能自戡塵中屈身低眉以窶衣食使朋友謂僕何使後
世謂唐生何素自輕富貴猶飛毛今而若此是不信于
朋友也寒暑代遷裘葛可繼飽則夷猶飢乃乞食豈不
偉哉黃鵠奔矣華駟奮矣君卿豈憂恋棧豆嚇腐鼠耶
此外無他談但吾弟弱不任門戶傍無伯叔衣食空絕
必為沆苴僕素論文者皆負節義幸捐狗馬餘食使不
絕唐氏之祀則區區之懷安矣樂矣尚復何哉惟君卿
察之

寄舒子 王廷陳

辱書教以矜飾名行意甚勤懇僕惟少負性氣自視無

前遭事直往不知其可復見近世州郡之吏務為諂承
故于逢迎節數稍為損減不意遂犯當世之怒又以一
二宰執舊怨于僕內外構扇中僕惟恐不深耳曩時交
游見僕狼狽件要津虞禍及已莫敢張口伸舌一為論烈
明其不然者當是時也吏無振滯之說友無急難之行
出于園牆之中日與徒隸為伍身非木石其何以堪以
故俯首震惕卒從文比嗟乎百犬吠聲積羽折輪十夫
撓椎三人成虎此墨翟有素絲之悲阮籍有窮途之哭
也身媿蛾眉敢云見姑行華年完璧而欲免于瑕摘也難

矣然猶苟全要領生還鄉縣奉二親之晨昏上先世之
丘墓撫今悼往憂喜駢集因念河清難俟人事靡常南
山之歌恨長夜之莫旦竹林之侶假麴蘖以紓悰斯達
生所以放言出人曰之長往者也自身分累百垢長為
世棄乃稍、稅拘牽之文逸瑣尾之忌弛繁多之繫然
亦不敢踰大閑冒隱惡滅先王之禮觸當世之禁務敦
窮居之高絕希進之心而執事乃欲責煖于寒灰俟完
于墮甌幾翔于鏃羽望僕以回景曜之未照而收桑榆
之晚節也無乃典僕之私指謬乎夫秦鹿頡纓志在豐

草羈鳥奮翮棲慕一枝即有惡殺之國過仁之主腴餉
之廝寵之以高軒享之以玉饌娛之以雕檻啗之以粢
脯彼且駭頽驚鳴奔逸之惟遠耳僕聞古之聖賢心有
所鬱結不能通其意則著一家之言思垂不朽僕何欲
效之用舒憤懣庶幾償前辱之萬一流文采于無窮然
才劣左馬而欲自附于作者画虎之謂其能免乎方將
修農圃之業給公家之輸賴其羨餘以贍妻子長為太
平之民雖至老死不覲兵革志願畢矣夙便再錫教旨

寄屠漸山書 陳東

屏棄以來久不欲通問貴游每懷足下疇曩之誼擬作
一書輒猶豫數日何者形迹既舛情素殊別恐冒周友
浚恒之戒將蒙谷風棄予之慙是以捫管搽觚隨又捐
棄示莫遠付愚心也其非慢也錢黃門入楚伏承惠書
憐詞文藻繪情致頗篤陳昔時嬉樂之悵歎數子飄
零之迹奉讀周旋祇增愧憾耳方今龍軒側席鶴禁繼
明寓內訢衿帶之士揚馨仰沫足下秉高世之志体
絕人之才抗迹紫宮策竒清漢奠聲懋寔為士品規夫
順風而彈雲緜之絲乘埤而建辰旒之節不待明知而

見聞廣矣幸甚幸甚僕不佞才質純繆無所比數以因緣階第得侍內庭終非其人果遭罷斥尔來湖上已三見朱明矣磷緇塵鞅玄髮變衰衰跋涉川途壯心潰裂是以過黃陵而嘆息泛赤壁以歎嗟懷目九派之流傷心一柱之規哭屈平于湘水弔賈誼于長沙北上荊州更懷王粲西還夏浦再泣禰生彼數子並以命世之才窮愁鬱抑用不究于當年俯仰古今異代同歎東上更入辰旻謝溪則蠻夷之所都也青山萬疊噴岷造天黑霧千里黯黯蔽日哀猿夜響鬼谷晝陰覩獸窺形蝥虫射

影斯寔涉歷之艱辛然非遇心之所悲也若乃羈縛滄塗婆娑行列積憤誰平衰奇不洩期會結束則朝夕遄征牘案嬰纏則寢食俱輟二物用而未子唬百事滿而吏曹謁當其恹懣且不知人生之樂況其它乎是以陳子康積恨于京城汲長孺存情于禁闥張膠東自嘆其無奇陶彭澤掛冠而歸潔古今人情畧同其揆矣五十為壽僕行年已過太半數時以來疾疢作苦神明不舍形氣支離以手約圍腰腹率計一月小一二分矣人命難保富貴何期親故不量往來以詭詞相慰蓋孝標懷

舊則絕交之論廣張歎窮而頭責之文作此皆不達
義命遠于情寔者也夫十圍之材文以為梁棟其斷在
于溝中同畝之稷上則饗神而其餘委于雁鷺非其材
質不同所遇之時命異也故曰安時安命超玄之乘知
彰知微保命之幾足下乃取徵于合劍論奇于效璞來
書之云信不由衷乎僕早歲東髮頗有弘志中年蹭蹬
竟戾微情君子見幾不如舍去不然則匹夫效志炳耀
丹青况僕為專命之使猶得參下大夫之列使如吾道
猶廢斯文在前足下視僕豈後于常人哉家世貧素不

事作業糠豆之奉雖不常飽母怪高明生能容介子之
隱妻賢女也死不沒黔婁之行已矣哉金門何期石室
能待高軒無分名山可藏白章之曲倘容適志乎謹題
尺疏使人北干明主因告足下拜述前忱負廢未平力
諭不悉

辰州與田叔禾書 陳末

卿渡蘭江知執事留滯楠溪欣然甚期一會迫雨潦溪
漲全行日少才及下雋輶車已先日背發慙灼如何昔
人重追朋故或輕千里解組紱相從僕今不能不如古

人遠矣煩暑跋涉伏惟無恙此邦固蠻夷之都自昔遐
西去更有崇山茂林停嵐慘蘓晝日不開硤碕濼瀨懸
岸碎石馬瘡不敢前鳶飛站々不能渡慄心茲時晝夜
郎之修坂感昔賢之遺教豫陽何心能不悲乎尚念在
郎署時典君席地持蟹螯倒瓶浮白張目大噉何期不
朝夕乃今步武間不遂對晤因信斯人所以重一日之
別也三度枉教札并以雅什荷殷勤意甚厚捧諭知愧
夫人捐棄不付何以為情昨計輒述當道楚中時與阿
嬪言幸且會而女兄以為懽悰今乃已矣當還白嬪共

為酸洩耳僕入楚來即有辰沅之役數々僑旅所不為
不為其陳居北地日久竭至南中暑濕之鄉氣味大不佳
家人各々嬰疾妻子癯然羸苦鄉園之情見此不能無
動僕故農家也世乏烟迹門榭中薄困鮮搭石之籬畎
無一牛之蹊晨不殖作暮廢炊漸而稚年寡伎能擇擔
負笈師受墳索母太夫人垂及高年有馮衍負困之累
懷毛廬江喜檄之情幸籍祿俸將八厯星歲金門銅柱
具所由歷稍識宦情更嗒然可罷夫榮華之門徐亟異
運同管于廢歇惟彼蚤詰為能無吝幾圖剽此緣而

親故中闈不仕無養油，然止瓠拙之才世大不宜亦
 時學就人周旋輒都又忘卻語不云乎亦已焉哉逝將
 返舊林散髮掉臂為明時巢崩海內同志亦有昆陵唐
 子或言其抱痾食不能整甘便欲掛冠躡屣相依荆水
 之上此中或有富人可以貸債買僅逐什一之息量粟
 牧雞豕庶幾足母人饋糜之養遨遊名山沒齒無憾比
 得友人李中谿書云江南富人祇教官人罷則無所于
 貸誠然誠然眉睫之間何情不爾又望之賈豎乎就令
 餓餒當荷鍾抱甕茹澗溪之毛歎無營之水尚一澆恠

惚積懷負非為病黠姿原憲彼亦何人倘得與此輩同
 歸尔首秋計遣人疏闕下天網三駮何舍不遂區、之
 忱先已自喜見說執事亦有斯度故以相告人心不同
 亦未敢告之乞眾引姍笑也山院毒熱有負百務報罷忽復

陳東小

作

東君暮王... 命舟之誼造一力... 書... 侯... 內... 以... 趙... 久... 情... 信... 言... 何... 能... 志...

典例

日藩別公數十年昨獲造真廬觀眸顏聆教盡日稍慰
 積仰坦林弁整卧遊久矣一日措身其間不必區也藩

親故中閩不仕無養油，然止瓠拙之才世大不宜亦
時學就人周旋輒都又忘卻語不云乎亦已焉哉逝將
返舊林散髮掉臂為明時巢崩海內同志亦有毘陵唐
子或言其抱痾食不能整甘便欲掛冠躡屣相依荆水
之上此中或有富人可以貸債買僅逐什一之息量粟
牧雞豕庶幾足母人饘糜之養遨遊名山沒齒無憾比
得友人李中谿書云江南富人祇教官人罷則無所于
貸誠然誠然眉睫之間何情不爾又望之賈豎乎就令
餓餒當荷鍤抱甕茹澗溪之毛歎無營之水尚一澆恠

惚積懷負非為病黥姿原憲彼亦何人倘得與此輩同
歸尔首秋計遣人疏闕下天網三駟何禽不遂區區之
忱先已自喜見說執事亦有斯度故以相告人心不同
亦未敢告之它眾引姍笑也山院毒熱有負報罷忽復
懷君慕王生一夕命舟之誼遣一力函書馳候附以短
章久潤情愴言何能悉

與劉坦翁書 李日藩

日藩別公數十年昨獲造真廬觀眸顏聆教盡日稍慰
積仰坦林弁整卧遊久矣一日措身其間不必画也藩

行

月

卷三

三

常讀謝靈運山居賦劉孝標金華山樓志每疑古人過
于標致未必如此乃今信其有也夕陽出山苗連溪上
公不忍別日藩不忍發判袂之後因成絕句一首夕陽
野艇語從容藍輦歸途田燭紅小弁山前津吏報五林
昨夜相舟東題曰別南坦敕歸後作蓋紀年遇云爾繪
樓之什欲勉強奉教中夜引枕思不就大抵達人曠世
之度超于埃壙之表應醉伎倆自不容投必得陶韋之
輩情來氣來蕭灑教言始與茲樓相應帶也如何如何
何此者嘉禾水洄官舟皆取道湖汴日藩予疲應接疾

火大作早起復冒風寒嗽不止遂卧病邑齋暫謝人事
遙夜獨坐童僕靜默驚風攬樹寒霰集庭頽景徘徊不
覺霄涕身在湖南家在江北七十老人獨苗堂上孤羈
遠道夙寡終鮮之助兼之湖田失歲里閉蕭條維朝夕
足謀而緩急誰恃文勝厚衣安人常膳人之情也到官
以來五十餘日氣變如此而起居不聞公謂曰藩何如
其為情哉曰藩不肖籍父祖餘此兩執郡縣之役雖無
卓異可紀率克官箴不誣考課少年之日習于見聞嘗
念異時倘叨一命亦庶幾云忝前修固不敢視為徒勞

勞妄自菲薄奈荷值業不勤致身已晚始願雖獲于事
主即境終苦于違親昔楊朱臨路而長號墨翟睹絲而
戲歎良有以也重念先人平日雅好搆書家藏殆數千
卷皆手自校讎識其印記藏之邦邦上別業嘗指示曰藩
曰我平生辛苦有此女能繼我之志否曰藩時尚少也
自省事來即感先人斯語閉門不出其書徧觀之卧
以荐寤食以當飴偶至會心處輒欣然永日矢以自終
二十年来習氣遂成甚至田園日蕪慶弔都絕亦不暇
顧也近時一二有道君子見曰藩如此憐其愚而為教

甚頌曰藩自揣人品卑劣不克負荷嘗謹之曰君素羞
貧子說金云乃以黃葉止啼即若曰藩意不然必欲辛
勤如程子所謂迤邐直至十三級以求其輪不敢對塔
而說也古人云吾何信乎我而已孤明歷天不可
欺使我中無所得後受人寄載竟同伐異曰藩死不願
為之也初心自許荏苒至今生命不諧當此劇縣初
至承前百冗交集自朝至夕無卒須臾之間異時微向
抹殺盡矣前偶作家書潛然之潛誤作冊字竟不知塗
註友人強題芙蓉障子謊用竹間水際之語蓋牡丹事

檢史記叙白圭貨殖偶探得商君傳至無功者雖富無
芬華遂曰白圭晉于居積如此積神荒耗殆類健忘自
來臨文不如此之謬按厥本原實由驟去鄉土所思隔
越雖微古人嚙指之誠自不覺心馳神往耳嗟乎嗟乎
生命今之時古道難矣相及相靡行盡如馳回思二十年
僂僂家食求以繼先人之志者何如荷諸君子之教雖
不敢苟用蘄妄負于歲晏者朝歌解足之嫌中散頓饜
之喻固非至訓然徒使竹素之功收于錢谷丹鉛之力
銷于簿領亦非曰藩多病之所堪也蓋乘田委吏必達

節者能之吾斯未信他更何言仰惟我公天壽平格保
又王家碩望鎮岩廊清節肅海宇後來之士伏在下風
欲丐一言以為終身旌鏡叩首而不可得曰藩何幸山
公謂嵇紹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况
于人乎此所以不容不容于我公在公之誼亦不容不
為之思而忘其讀也雖然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
謂我何求臨書不勝悚慄

與懷二弟書 沈愷

追惟往事余方茂齒子亦妙齡值俱雍熙並歡衛泌時

時執手陳說平生興至把酒持蟹螯或擁壺天張目大
噉風雨云聊據胡床相對刺語少小事不休雪夜擁
爐促坐至煨芋栗供母子煦笑相語懽如也胡期
不爾乃今歲月易邁動聞山川引領西顧悵矣心飛返
惟舊惟往不可復未嘗不傷心泣焉余性佚宕而耐
齷齪少年屏居湖上頗耽古坟挾書丹琅誦讀遠典
意會則莞然独笑或與二三人談古人功伐照權名節
慨慷輒耳熱面赤自奮厲矢曰無相負也他日果得脫
穎而去當效尺寸以標趨古人無虛皓首使泥沒弗章

言猶記憶隱如昨日事豈竟忘耶第時勢無常寡合
難偶碌二十年不克自效年踰三十始竊一第盛華
變衰壯心潰裂上之不能昵顯入下之不能援英少意
氣曠曠已非湖上時矣其視二三執事則皆飛騰閭闔
振翼紫微華名已飛照四裔顧視區區心勞而跡下志
鬱而道窮俛首抑氣抑復誰語一為郡吏便落塵網期
會結束則朝夕靡寧簿書纏擾至寢夢俱愕當其忽
且不知有生人之樂况其宅乎久與筆硯為愁間或勉
強拈弄率又濡毫染翰終日閣筆不能以句是可以覽

覩矣余不自涯酷愛山泉常扳窮岩棲古寺托形崇阜
息影長林每見人談四明天台之勝輒津：喜恨不杜
往乃今剖竹明州分符千里若天假之緣也自入越
以來果見積山萬疊出奇獻異參差代雄表裏紫霄信
美且奇豈不欲駕葉舟鳴榔上下少假一日之遊哉第
境緣人勝樂隨意適一行作吏豈復賞心佳境滿前徒增
悲惻是以過錢塘而嘆息陟吳嶺以唏噓悽目清風之
嶺傷心越望之臺哭武穆于西湖吊坡翁于堤上朝步
蘭亭更懷羲猷暮探禹窟尤憶子長此教子皆以高才

名世窮愁抑鬱用非其時吊古懷人耿：不寐西上桐
江則又嚴陵之所釣遊也名山奇水天下獨絕拜楫臺
下夕景悽惻又聞孤猿寒嘯離鴻遠吟樵蘇一嘆舟子
再泣余益愴然悲矣然斯亦觸景之函懷終非予心之
所懼也但以此邦之民難以托根投人夜先解不按劍
欲強自表見恐方鑿圓枘鉏鋸難從跋前疐後差池不
狎自非樂天知命孰能不憤悒者哉是以馮子彈鋏而
行歌莊周臨而流皓平子自賦其云成賈生亦悲其不
偶古今人情畧同其慨矣昔讀嵇中散有七堪不或謂

出于矯強以為無_子乃今信其真有尔不謂今也身當其事且有不快者有九焉老母今年六十有五矣即康強去恚人子之心詎敢恃即往歲迎致官邸母子朝夕照之無何以覲事西歸竟以渡江涉險艰于跋涉猶未即至動定咳貌咫尺天涯倚門極目能不依之此不快一也余生而懦弱年近三十受氣始_足性不耐勞苦今髮就種老態將至不以此時休養性靈少延歲月更復碌碌其何以堪此不快二也待罪_亦土邊檄振漳寇通番舶可不日至可忽至而飛檣利楫絡繹海上舟山居民

日被侵掠今已不能葺田庐供賦役矣瘡疽結于腹心猶不自知更復坐靡廩祿何以自立此不快三也寧民好訟習囂入骨結梅窮年牢不可解稍以法繩之控訴上官顛倒黑白即刺心去以自明德不孚人難以格化此不快四也習俗喜同厭于創見即有二_一興革好事者橫生口舌囂然議起此不快五也海上積蠹孽_孫山海一帶摘發陰奪而計反之招尤任怨有不能免此不快六也又性曠逸雅好恬寂一陟堂階千態萬狀具在目前有所感觸情焦心裂此不快七也性不善藏蓄見

人輒吐肺腑人有過差好為面折有不當意色辭俱屬
至狂發不顧先後人道以為怪此不快八也年踰四十
山妻棄去二嬰夭亡撫影焚香日抱隱痛此不快九也
以此教端永念平生難為胸臆揚子雲云得志則志行
不得志則龍蛇遇不過命也而今而後當稍知自遣排
愁破涕人生須自適耳憂戚何為佛氏不云乎苦海空
邊回頭是岸行當別圖去就拂袖東歸重理舊業與子
尋繹往事家貧雖不能給歲得污邪之利亦可快供母
饋粥苟非凶歲能自力作尚足伏臘幽期可托得全素

履山南水北惟意所適烟雲花鳥孰非吾事嗟乎富貴
人所欲也古之高士不肯掃門覓仕願專一丘一壑之
美者豈不身重于宙宇而恬于芬華哉已矣乎石室有
綠名山可待圖書左右樂有餘歡琴瑟靜好此外何務
庶擁腫之木得以不才免而頑鈍之石可自保其天年
不為非幸也又奚必栖空勞鼓在向人所屈曲態耶
百年逆旅迅駒過隙時移事定孰醜孰妍必有能辨之
者此可但為吾子道不敢對他人言也

枯于吾窮改前囊後顛倒錯亂宴排于造物之囿而莫知所以夫是者其究信不越乎僻習之累然求其所漸或未能無遺于此而適類之勤曾謂足下而不可以語此乎士之宅身處事憂喜之端不能相恃以為終窮者若是其無常也僕之出處豈有心于時耶非也吾不得而知也雖然銜命上道樂趨利進之機譬孺子之甘黍烏有未暇啣牙其餘者矣已而觀金門侍東壁就事之初絆于虛名勞則有加暇逸無間鞭駕策疲奉職惟勤屈情應物莫識所謂方諸偃蹇林下無拘于時

者自始而不辭矣矧宸衛森嚴動有繩尺搖唇擬步靡敢或戾兢然恐然于朝于夕為之胆落退處僑寓四壁蕭條早作暮歸僅如逆旅上沮晨昏之候下無妻子之奉寒暑互迫顛倒裘葛燕豆疏惡飽丁謂誰矻沮氣茫然若失僚友如蜩知己安在出閉四顧莫能所向方斯時也樂趨利進之心取于茲者過半矣一激于義牙机斯張以為或者因此而內可以利見吾世外可以圖報私恩幸而在彼有勿藥之喜然後退與足下抵掌道故優游涵泳尋墜緒于詠春之餘以靖吾志暇則

携良師友陶情觴豆小酌微醉互酌互酢賓主俱忘彼
歆此續隱耳互發真樂所寓悠然成聲即藪澤之雅以
事湖上之暇或親稼圃或耕六籍使堂上無戚々之容
而股掌有美光之樂神容意會或庶幾于此也事與心
違一至于此始有計得之悟要其所終亦僥倖羅罟者之
深泳至此始有計得之悟要其所終亦僥倖羅罟者之
常耳遭一蹶者得一便歷一禍者長一識然則兩曜之
下仰而笑俯而嘆思勤慮密進退之判慨然得之于困
折推取之餘者有人焉而非焦鵬寥廓之謂也雖然掉

首却顧則乃翁之事已去擾々逐々何見事之晚耶或
曰不然人不涉難則知不明此君子之定論而夫人至
此寔始有定見焉噫噫今是昨非已既萌于茲即是而
樹之土以固其根溉之水以澤其葉剪其繁蕪以作其
氣暢達其枝使盤根錯節貼然無恐于疾風暴雨之厲
則培養之勤固未免胼胝于此而自茲以往安知夫不
花寔于彼也信可恃乎吾不能無惑矣夫倚天下之事
以必集者固有識之所甚諱也所謂憂喜之端卒不能
相恃以為終窮如此豈古人所謂損之而益取之而成

虐之而樂耶非也吾又不得而知也人有恒言泰山秋
毫各安其所受矣乃若僕之受直以備于時者計宜安
出而自取顛倒以墮先子之光昭倚門之恩安在其多
慮也吁失脚畏途猥與胥靡之屬十百為伍浮舟載橐
呼嘔毒癘奔走于蜚烟瘴雨之外自我亦何足惜哉所
願可念者老母而已此生平交之一詩所不容不作而
汗背泚顛痛悼不孝之罪不可贖也先哲有言天地萬
物自有形求之何往而非數也夫血氣之體參兩間而
寓者直不過數中一靈物耳矧僕之冥陋屈伸榮辱無

關於時者政太史公所謂九牛之亡一毛耳一折劉何
害于輕重也而俯仰唱嘆纍、不忘于喙如此雖所發
未必一蔽于離憂而淵深之士將據此而議我矣哲人
遭之亦有以處此乎亦曰委吾身于大化混萬物以無
跡視變化如浮雲等一世于無有隨遇而安處因而亨
以道理為始終而與物俱化從容于元氣之表不知其
孰得而孰失也然而學力未淳有不易強為而至吾姑
即其所就而因知已者以雪其隱焉亦何雪于人言僕
少推樸用名曰慙長移于習足下寔始以存誠鍼之提

警之勤亦既辱命奈何乎楛亡反覆卒底荒悖反觀內
究隨得隨失理欲相乘大抵多芸人之田事人之事至
于胼胝于彼困極思歸則方寸茅塞且日趨于蕪矣風
雨晝晦大明未嘗不麗于天尚賴是理為之主人烏向
非足下携持匡救之力幾何不至于流蕩而忘返也烏
乎寶峰先覺嗣續斯盡同門之士有見于似是寔非之
源如足下者能不軫其窮乎此見時愈憲于京師劇念
諸老凋喪湖山無主道舊論交頗隱然以楊門領袖屬
意于足下且有所望焉曰大浸砥柱不移風雨如晦雞

鳴不已惟有以勉其純且誠也僕觀夢墨翁雖所謂文
章之士而知人之明至此而無可議吾弟甚冥足下幸
念先人之舊推僕之所以相尚相合之誠而一轉其憤
靡之机惟留意毋怨若兩地相望共此明月之情請付
之忘言

與譚文岐 費元祿

夫萋々芳草淮南歌桂樹于山中泛々飛蓬子建嘆客
遊于馬上是以七情易發者惟哀萬感感憤者一別江
淹賦消魂之篇屈子動生離之怨入之情也能不悲乎

追惟番禺之別北風吹愁襟白雲斂奇色君握手而無
言我牽裳而頓足行者款款觀者于邑雖蘓季之別河
梁伯鸞之辭越嶠何以踰茲分袂之後益復無聊背數
宴即長途絕倫好親僮僕短褐鬱其蕭條琴書淹其憔悴
拂軫涼颺悵游視于烟樹在懷明月續殘夢于雕鞍
海岸雞鳴則犯晨粧于霜露山椒猿響則稅昏駕于林
止陟岡陟岵則懷明發于二人采菽采蕭則結殷勤于
萬里固足憂矣至若微烟暮野斜日含林蟬鳴斷樹雁
整寒汀平原百里曼無人烟疊嶺千峯唯餘鳥道回颺

乍厲嵐氣漸收黃日寢光青霞獻色獸狂奔而相頷鳥
悲鳴而接翼獨立高山之上徘徊曠野之中思美人而
不見吹洞簫而誰聞于是榛莽塞路荆棘刺天疲馬難
前厄波不度進退徬徨行吟惆悵斯亦行役之艱難人
心所切怛也又山川遼邈道里紮紆所在多前賢遺址
野草蔓烟樛木紫墳落花斂骨復自致慨當年興衰終
日泣然不知涕之無從矣嗟乎文岐人之相知貴相知
心士之立身尤先慷慨僕與文岐豈非知心之士而慷慨
之人乎在昔追遊今皆淪沒獨吾二人視息無恙雄

心四顧逸態橫飛撫膺獨嘆顧影自憐風情麗日爽氣
 凝秋倚雄劍于青天繫長繩之白日思欲起教子于重
 泉垂空文以不朽勒名竹帛鐫功景鐘乃予心之所願
 亦吾子所庶幾也時不吾與志未克諧翰光斂鐔垂翅
 挂降遠竄日南遙遵海澨投夜光而按劍抱明月以長
 吟

牛牧高与族弟

名出交髦士

入擁麗姝

以其

名久

年可

名

名出交髦士入擁麗姝以其名久年可名

名出交髦士入擁麗姝以其名久年可名

名出交髦士入擁麗姝以其名久年可名

名出交髦士入擁麗姝以其名久年可名

予其亦知憂行役之為勞也嗟乎譚生入絕路殊相去
 萬里邈若胡越謂海蓋深不可度也謂山蓋高不可陟
 也義和西逝望舒東馳執手之期知在何日靜言思之
 不怡中夜各勉功名以俟佳譽臨書惆悵不知所云
 復何玄子先生李世熊

披誦金石宅滿蕙風訊及近狀則述之欲涕矣某家世
 單寒見不踰閭少不自菲附藉古人含咽冰霜攀捫顛
 巖雖歎永笑言此中峴然如神鬼離人也于時年日精
 壯妄意事会可乘薄樹微績表于來茲豈圖十季以來

心四顧逸態橫飛撫膺獨嘆顧影自憐風情麗日爽氣
凝秋倚雄劍于青天繫長繩之白日思欲起數子于重
泉垂空文以不朽勒名竹帛鐫功景鐘乃予心之所願
亦吾子所庶幾也時不吾與志未克諧韜光斂鐔垂翅
摧鋒遠竄日南遙遵海澨投夜光而按劍抱明月以長
吁如樹華藕于長陵植木奴于玄水至則萎耳何足貴
哉足下蜚英瓊圃擢秀桂林掇青華于百代嗽芳潤于
六籍錦里豪家更有追歡之志青樓長夜仍多縱酒之
名出交髦士入擁麗妹以期駿發以享永年可不謂樂

乎其亦知憂行役之為勞也嗟乎譚生入絕路殊相去
萬里邈若胡越謂海蓋深不可度也謂山蓋高不可陟
也羲和西逝望舒東馳執手之期知在何日靜言思之
不怡中夜各勉功名以俟佳譽臨書惆悵不知所云

復何玄子先生李世熊

披誦金石宅滿蕙風訊及近狀則述之欲涕矣某家世
單寒見不踰閭少不自菲附籍古人含咽冰霜攀捫顛
巖雖歎永笑言此中屹然如神鬼離人也于時年日精
壯妄意事會可乘薄樹微績表于來茲豈圖十季以來

板蕩日新酸聞恠見雖管葛操斤恐遂血指此念既盡
欲作子書自傳而貧患交攻神智蹇淺不能窺測萬變
烟嚴絕常蠅蚊之音隨喧隨寂不復存憶誠知其不傳
也不幸二三年間遂以筆硯事人代顰擬笑雖觚不觚
悼悔生來何故識字朱元晦笑人先學仙後學識字此
自不錯若學識字者穿鼻絡首能得飛舉乎此既一事
而官海風濤漂及縫掖遂使孤歿連于華表元緒災及
老桑雨雲驟翻金蘭摧敗崩流試足殊可畏哉既念百
凡春葉徹底始知黃河盡頭水色自見千秋之下尚冀

心期何能椎狗擊牛以貫杆白乎先生與某念年日火
矣如使獲罪聖賢誰能理之若鬼神不害者又胡庸自
理哉蝸蚩閔戰并竈勃然奚足寘口所恨者某竭三十
年文字之力不能破一儒形今合教公文字之力乃兩
年而裂廟社文字利害亦已見矣無復談矣猶省涼狂
甘心淪落閉門讀書儲俟來世而已陳子昂云天地悠
悠愴然泣下始以子昂語無根蒂造作孤特矯自為大
耳由今日推之真覺前古後來茫茫欲絕如以一髮繫
奔馬天地則爾躬將安措得夫無慟乎正恐先生念至滂

沈將十倍子昂也某亦自是瘞筆矣臨書鬱塞僅免空
函死罪死罪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明文海卷二百一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書五十六

感憤

上大司徒梁公儉菴書

劉繪

進士繪頓首死罪繪不佞不能敬奉德教以順下陳之
心繪恐以不肖之故有傷于門下之度也繪以進士分
大司徒觀政國家之法以新進者多下邑草莽之臣不
習典章令觀大臣舉事庶他日有所法程可寡過爾未

先授以職事也昨澍雨竟日進士以僕馬未便遂未到部隨有健吏持札相喚進士方與客對即辭客衝雨沾濡未見初以為必有明訓教旨便當勇受之也不意門下據案不答禮聲色兩厲進士以庶司在列不能當面數之責畧無辯論以為一揖不至未成過也門下何動氣若斯此所謂覆羹之失而致翻海之怒毀瓦之咎而發破山之威竊以為門下不取也門下怒愈甚環視兩旁指為冥悍不職事體公肆傲慢令曹吏勒疏叅劾進士始長揖退見同年友但瞑目沉心而笑曹吏之亡識

矣夫進士未受職曠何職也未受事敗何事也曹吏雖袖筆如刀不知所主何意所加何辭所撫何事所議何罪聖主高居法宮宸覽諸大臣奏章見大司徒奏囊必慮以為軍國何大議邊圉何大策內庭何大計象魏何大令發而視之則叅一未到進士爾繪懼此瑣細事乃塵聖主當何出絲綸下明詔哉是本欲成進士之材而反損門下愛士之德白進士之過而反累門下容士之量繪聞仁不棄物禮先厚施以不肖之始進望門下有以全之不虞其輒棄之也以不肖之狂悖望門下有以

教之不虞其輒摧之也故不教而怒者禮之暴也不寬而伐者義之慘也且舉一言而傷國體之大非忠也薄一士而動羣情之猜非知也願門下察之昨聞周司務同郎吏二三人皆短繪于門下謂繪多言戲譎俯仰亢倨出入不循矩度嗟哉以繪之行誠如左右之言但繪且思之以繪之志行欲免于左右之譖必不可得也以左右之志行欲相合而矜之亦必不可得也諺曰女入宮見妒士入朝見忌夫宮妒者必明姝也朝忌者必奇士也繪雖亡竒然自左右眦之必駭顧而叱焉者也昔

黃次公邵督郵之譖而全許丞之名龔少卿拒功曹之誹而得王生之力孟公不顧尚書之期而司徒馬宮優之位躋列侯士元不理來陽之事而相國孔明原之權登上將此四人者豈徒以疏濶媮慵哉性有能不能為有遇不過爾是以孔門設教列為四科班史論人注為九等善人難以入室狂狷可以成章不有巨德何以造士也門下又讓繪曰觀汝年已踰三十何不省事若斯嗟哉嗟哉繪生八九歲時頗具識知能屬文鄉里繆指為竒今三十一歲矣不能于此時光揚駿業為國家濟一事遂隊南宮廁于釋禍之末嘗自愧恨力倦神疲時之

或目不辯未紫耳不聆音理隨口應答健忘如髦而自不知其故也但仰方今聖主御極六合一家雖有奇傑何能自表此正馬卿揚雄所謂儀秦無所騁辯賁獲難以事勇者也故如文子弱齡能禦衷甲甘羅十二憑軾趙子房以童年報韓仲華十九而為佐命古者英哲之不尠假並生斯世則亦就樞衣鼓篋之業爾豈能遽奮青霄之上耶繪文不能獵取上第名不能橫四海則宜為左右之輕且斤繪亦以此澹蕩而困于自悼常恐終

無樹立而委于末行也繪且籌之繪居宛汝之間其俗子弟多好獵繪往獵家見名鷹于末獵時凝金眸垂雲翮毳毛剝落翛然如鷲徘徊條錠之繫若病且死啖以翠鳥之肉不厭也飲以烏梅之液不甘也一旦脫鞵而颺乘迅風而起也竦翼而翔于碧落其神俊莫能當之于此時之信大鵬避路孔鸞驚舉野無狐兔之跡林乏燕雀之羽何也以其才力得縱而精耀氣湧也以繪之不肖倘辱納而教之當有鸞鳳朝陽之志肯以名鷹自况邪若終不加愛而與進之繪聞智士不違心以干

祿烈士不忍詬而喪名高雁傷空弦而橫透雲幕神駒
 驚虛筆而滅影崑崙今九州之外五嶽之巔可為曠士
 棲神寄足者無限肯終阻門下之條約而有污印鞞哉
 狂愚敬勒通記外孤鶴賦一篇并見志意覽辭喜怒哀
 其裁察

與啟子 王廷陳

竊聞人各有偶物從其類故婚姻人道之始伉儷家政
 之基豈可使宏隆一揆涇渭混源哉此鄭忽之拒齊不
 疑之辭霍良有以也故秦晉國匹樂郤族均王謝閔等

潘楊世睦本其門素既爾齊同稽厥風猷復無虧替又
 其子弟雅醇弓裘克禕則施衿命往結褵言歸百兩是
 將箕箒獲所于是甥舅騰冰玉之譽龜筮告鳳占之吉
 風人詠其好逑宗黨贊為具美斯天作之純休人倫之
 畢也矣其或今迹雖微先鬼則大肩支云芳祖德在禔
 則駕言歸女意屬振微仁不遐遺民歸其厚猶長者之
 用心矯偷之高舉也又或席門之春甕脯之賓前徽無
 聞舊彥缺錄而豹姿突變駢角旋生無待能興滂塗拔
 起則知昌願托奠庇望諧譬之食果略抹棄牢收豕微

新福于將來違衆情而締納此婚姻之變例明賢之逆
覩也至若推埋兇類鬪閭孩童不齒齊民世濟惡德以
遠馬醫夏畦之子給喪傭保之兒亡命負辜之徒導騶
先驅之斷蓬蔕戚施之狀俯仰無能侏儒介眇之稱孝
慈莫改擬倫于犬豕比德于伶優一旦以乾沒而致多
金資營苟以騰高貲心志驟侈不足非財自醜卑流仰
攀華胄推潤屋之餘脂希宵燭之末照于是醲肥啖其
門客貨賄誘其私親遊說之言日至密邇之譽不衰遂
至寡廉鮮恥明目覩顏唯利是求族類罔計象齒

競謀鳳毛安惜是故育女猶之居貨行媒同于質
絲忍使化源釀為賈道于是犀壁金珠爛充簪珥
冰紉霧縠高貯篚筐雖位在九列族右一方多議
濶視之人喜譏善誚之士莫不一見解頤弱息請往
遂使纓冕之產入于駟僮之門河鯉齊姜比于鳴
盜之裔生為合卺之人若牛驥共阜而食死為同
穴之鬼則薰蕕並器而藏高門遂爾降衡芳草為
之化蕭矣士人贅行孰此為大哉僕嘗懷此而未
有陳也近見郡中婚媾多托媒于下者敢布此

幸子稱品審流別羣分類苟非異苛務遵常塗毋使禮門頓開利竇也

講信書一

郝敬

某之下執法明庭休暇故里兩尊偕老兄弟孔懷人生之積慶鄉邦之萃美使枯槁之夫望之而生色比年高牙往返不佞行失先驅歸忘倒屣親之誼闕如之非敢為踈薄也蓋不佞自丁未之歲抱病杜門于今五年矣士大夫歸田日與父老周旋追陪懽笑而不佞獨坐窮山衡門反鎖豈其性與人殊自惟肝鬲之要難一二語

人也請為足下畧私布之蓋外議謂楚人剽悍而吾邑為甚不知此議何從起良由我輩奔競喜事知進不知退一著偶差全局盡輸即今鄉里衣冠非乏長者而人以為勝毋朝歌冠蓋不入其里請謁不受其刺此何幸時也人方鵠鷗我々自謂威鳳祥麟遊昇穀中其何幸之有知止不辱為善最樂此兩言童而習之身既去官安分循理公無逋負私無過犯雖風格稍峻深居簡出人誰得而問之此區自全區為吾黨增氣此其肝鬲之要一也人家子任懶學親族好事奴僕橫行三者皆

緣主人素與郡邑大夫院道官長周旋故子弟親戚緩急觀望奴僕倚城社作姦吾邑聲名之壞大率由此今既杜門寡交自邑侯貳領博士先生以上一切不通往來則子弟絕望親戚亦不以間事相賂家奴知主人素不夫禮于上官傲乎入市逢人讓路矣如此則門無剥啄之警身受清寧之福良覺省便憶自乙巳歲兩兒進學後雖孤侄孤甥縣試無名字為贊助不為干謁宅後地高價平買強鄰生端委而棄之豈曰能讓亦唯以息紛爭之擾省出門之煩妻子無識笑其瀧凍區區拊掌自

謂得計蓋能忍一朝之忿而後能博一日之安隻字不入官府勾使不到家庭昔人云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何為匆匆冗與世紛紜此其肝馬之要二也生平不善飲酒不博奕不遊嬉對客兀坐終日木偶惟好古讀書癖入膏盲家有古彝器高人墨蹟把晤可以永日辭翰粗習而不工亦不甚好也緬惟先聖六經之訓炳如日星數千年來各家師說蒙蔽多未發之隱願以未死之年鑽堅研微手為註釋補前人所未備非竭十年之力不可而今已五年矣功將及半人生五十始衰余

又過四來日苦短有志未竟恤死之不遑；恤門外事此其肝鬲之要三也三者向未以語人雖妻孥無喻吾意者惟皇天后土先聖先師或者監之而今以語之下豈謂之下知我乎聊以明區；非好與人長短專心田舍者也使不佞專心田舍當日與官府副往規求便利而縣大夫蒞政兩年尚不識面則不佞豈好事之徒爭利之人哉之下可以垂察矣夫之下世胄也令祖方伯公田舍甲于閭里尊公又從而附益之之下拱手而受成于人世艱難自可無問區；婁人子先君一官清白

家無甌儲今與尊府相連馬跑泉滔口薄田皆不佞十七年前拮据置買為老母饘粥一家餬口計而滔口之有尊公生兆則自近年始耳區；創業之初豈預知尊公將卜兆于此先去以避之乎去年突將馬跑泉百年水利一旦阻絕使薄田數頃化為焦土時之下內召胡幼泉年伯馬瑞華親家皆云候之下歸易處耳無何霖雨大降不佞于時注易初畢踟躕滿志世情冷煖忽；都忘比之下歸而馬瑞華謂之下不改其父之政也不佞歎之下孝子哉抑或者將彌縫其闕泯其迹使不佞

陰受賜乎未可知也于時不佞方注書前事盡置度外比
入冬書畢將謀注禮三禮浩繁非數年不可了而兩兒
懶學欲以家事付之值縣司編稅遂令兩兒履畝清
額不意執事者一旦魚咥震怒擬金伐鼓械杖如雨墻
插如雲咄嗟之頃薄田五堰盡築為大堤不佞聞之
莞爾而笑曰可謂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者矣然習靜久三
告至不為投杼已乃復自思惟不易不于長此安窮于
是率畧數語投兒曹代書告邑長者求為先容而尊
公報以纜：大篇不惟以滔口之五堰為當築且併以馬

跑泉之水利為當阻至是始知足下果不改其父之政
而不佞亦竟不得蒙足下陰莖之賜矣將若之何夫尊
公無地不相托不佞何地可相避縱不佞謬為高雅盡
置田舍不問則將閉門枵腹嚼槁壤咽糟李而為於陵
仲子乎于是不佞始曉、為向足下一鳴耳雖然爭奪
之言出口則清明之氣銷好訟之詞入耳則風雅之道
喪舍文弱之雍容而為睚眦之紛綸離却掃之清晏而
開盈庭之鬧市使居不得安其所退不得修其業局天
踏地曝纒寢閔區、向所布肝鬲于足下者盡付之東

流矣夫天下事惟情惟理惟法我輩鍾情庶民論理愚夫讀法足下法官也事至議法卑矣人品至犯法下矣吾兩人者直當以情語請足下平氣聽之虛懷訪之勿信群小勿從亂命其必有以忠言告足下者倘灼見區區之情誠有可原比疆爾界宜仍舊貫泯于無迹忘于無言安于無事俾區區之養拙開席門長掩未死之日誰非足下之賜蓋不佞死灰也而足下煬燄也今姑置可不可然不然勿論惟于常格外乞哀于足下曰請勿壅泉勿曲以使鄉鄰沾一滴之潤解倒懸之渴以足下

賢明亦宜優為此而况不佞非無因而至者何難一見許乎不佞于足下雖非肺腑屢世桑梓未始無瓜葛先君與尊先仲父又世講也去年聞足下有南臺之擢私心愉快他日薄業就殺青建勳詣柱下緒藏書固我東道主人也豈意未離里閭早相牴牾是使區區竟不敢附青雲望龍門矣翻然垂省尚存乎足下一念蓋聞智者不可辯窮而可以情感龍蛇不以直伸而以詘伸今使足下萬勝不佞萬勝人不謂足下善謂足下窮耳使足下萬不勝不佞萬勝人不謂足下不善謂足下讓

耳足下試思之寧以侍御之有應人求而與之、為貴乎寧使人謂侍御兼他人之有之為貴乎吾聞明月之珠不以彈雀屠牛之刀不以割雞一勺之水益脫之地所值幾何換身冠之力以逐升斗折霜簡之威以溺寒灰借使得之非曰利也借使勝之非曰武也此言滑稽于足下為著蔡越人閔弓誰肯垂涕雖有長者居間利害未无相関吾與足下當局願盡除其荆棘相謫其肝鬲如此使不佞受賜于諸長者勿寧使不佞受賜于足下乎惟足下圖之

講信書二 郝敬

昨者奉書足下披露肝胆自知交淺言深然迫于無可若何企足下萬一垂聽而足下貌焉如罔聞也得非以前書詳于人情畧于事理故足下疑之乎向因與足下言矣我輩鍾情中人論理區、非詘于理也田舍之長短爭訟之是非書之則汗簡牘傳之則醜聽聞屢讀尊公書皆憑奴客口授都似夢語黑不可以為白鹿不可以為馬通國之口誰能捫之所以靜俟足下從容詳察不欲故、自白獨居其是而足下褒如充耳又不得不

以巔末告請先言馬跑泉一名沙泉：雖發源巔東而
溉田則巔以西居多環巔西下十里之內百家千頃水
利公共也而尊公每向人云沙泉者劉氏物也郝氏攘
之此豈非夢語耶泉越巔西流為三溝一溝循巔而南
為滕家壩滕姓等數十家共之不佞有田十六石在內
同利無爭也下巔數步又分一溝折而西南為周家壩
周姓等十家共之不佞有田五十餘石在內同利無爭
也半嶺直下又分一小溝北去為君家長流水而大溝
直西去為聶家壩聶姓等數十家共之不佞有田一百

餘石在內滕壩周壩二溝去泉近地勢下得水多而田
少各家隨便利取水故不分晝夜聶壩去泉稍遠地近
山而高田多水少故先年屢訟各姓照田分水日夜輪
流嘉靖年間廖朗官帖及各家私約具在可憑也尊公
遇聽使者劉寅謂此溝之水專為君家有夫君家有長
流小溝其大溝專為壩設也壩專為田築也君家田盡
在上流壩下一帶皆不佞與諸姓之田君家無寸土在
下不知併吞此水何用自開闢有此泉即有此壩幾千
百年矣今祖方伯公萬曆丁亥年來不佞萬曆乙未年

來皆新戶也計尊公沙泉田不及三十石及令叔田不滿八十餘石而尊公腴然以為已物此又非夢中語邪假田且千石而尊公腴然以為已物此又非夢中語邪假使區、非其有而攘之亦非攘之于君家也墻水舊分七晝夜聶秀陳進一晝一夜王安一晝一夜廖成二晝二夜王明一晝一夜王本敬一晝二夜王本義龔鶴一晝一夜今陳田屬我水一晝夜王安田半屬我水半晝夜廖成田半屬我水一晝夜王本敬田半屬我水半晝夜王本義龔鶴田屬我水一晝夜計薄田談水四晝夜

各姓共談水三晝夜各家公私新舊券約可據農家以水為命誰肯相讓使不佞果越分攘取眾姓豈無一言而何待尊公歟、乎古墻即在小園烟雨堤左水溝傍墻南下乙巳年山水泛漲墻決為深潭眾姓推田多者首事不佞捐三十金買石募鄰人王天義鄒少光等修築二人現在可問也使區、非其有而攘之豈亦非其有而代他人修築乎近年祇為小奴得罪尊使劉寅挾怨阻絕上流將泉溝一帶處、穿決滴水不令入溝兩年禾苗枯死而尊公反謂我越分引水度墻夫墻不渡

水案之何用有墻無水又豈非夢語耶今姑就尊公所
明者曉之尊公謂廖朗水二日夜已賣與胡鳳垣則胡
鳳垣田之有水尊公所明也然胡田之水必由小園墻
下先灌薄田一片九十餘石而後西南過王本敬田又
東過袁照所換廖朗田又東過胡雍止田又南過不佞
買王明田又南乃抵胡鳳垣田自泉口抵小園一里而
近自小園抵胡鳳垣田二里而遙遠二里者既有水而
近一里者反謂無水此又非夢語耶尊公謂王本敬向
未放此水今王本敬雖死其子王天治尚在各家有券

可無煩多言至謂我以廖朗之空帖借口夫不佞之買
此田本為泉田買也其各主賣此田以泉田賣也稅糧
之以泉林科也百年之古墻古溝非旦夕可偽造也一
鄉萬口行道之人樵夫牧子皆知却田共此泉何待廖
朗之帖始為左驗乎是又一夢語也尊公又謂我田自
有堰水可灌夫小園之有堰非舊設也甲戌歲不佞棄
官歸始鑿此池旋買龔叔熊國賢墓田又抵換魏敏庵
年兄田共七十餘畝通濬為濠以承聶墻餘水為養魚
種竹林老計原非此田之額堰也而尊公見數年新鑿

之池遂忘百年久開之墻是又一夢語也尊公又云不
佞昔託王鶴陸仰求令祖方伯公小奴近日又賄盛使
劉寅以此為無水營求之罪案事誠有之嗟乎何為其
然也哉足下亦可以反而思矣夫使是水而不佞果無
分乎則請求納賄謂之賍跡使是水而不佞果有分乎
則請求納賄是勾踐所以事吳太王所以事獯育者耳
豈得已哉即區區今日告哀于足下累然如喪家之狗
奚啻鶴陸之請小奴之賄而已尊公不深思垂憐而反
昌言以明得意其若之何惟尊公難與言故不佞不與

之言企足下可與言故不佞媿言之此乃馬跑泉之
巔末也請更言滄口之五堰向者君家築堰之日小奴
來告但云占我四堰耳昨不佞間行親視寔五堰也夫
滄口薄田自萬曆二十三年董述溪以所買王鏊陳才
芋田十石七斗五升藕堰一口新堰一口又小堰一口
又大堰水一分又泉水一分俱坐王族門首冲下馮陳
楚亭抵換我倪家冲田迄今十有七年矣嗣後王姓人
各以田堰基屋求售且盡而辛丑年以後尊公始卜生
塋于此地奴謀買皆各姓星散之田而門首堰冲下

已無田可買矣。藕堰下皆薄田也。內止存王堂田三斗一石。王大節田二斗一石。被尊公挾買之。亦不過田五斗耳。今遂占我藕堰一半。新堰下皆我田也。內止存王大元田二石。王大茂田一石。萬曆二十七年。我募工疏鑿此堰。而二家逐年止用水一分。今尊公挾買。遂占我新堰一半。我買王宗成門首堰一口。其下皆我田也。止存王大化寡妻陳氏田一石四斗。尊公挾買。今遂占我門首堰一半。又買王愛民堰一口。其下皆我田也。止存王大節田一石三斗。尊公挾買。今遂占我王愛民堰一

口。我買王大啓大教兄弟三人門首堰一口。尊宅無寸土在下。今將堰隄掘毀。斬其隄上樹木。稱為已物。我買王愛民基園一所。尊使盡砍其竹籬。伐大桑一株。昇歸此。去年冬月。事不佞于時。方注書。小奴從窗外告劉家。砍樹不佞叱之去。不顧聞也。昨始親見矣。嗟夫。已毀之薪木。不敢望償。新築之五堰。將腆顏以為已物乎。雖不佞羸弱。不敢相抗。人情輿論。其若之何。今總計君家堰下田。不過二石一斗五升。既不能携有餘之水。以溉別田。何為興無益之役。以作虛器。為尊公謀者。勞且拙矣。

及不佞以告諸長者而尊公乃抄寫王姓清文冊抵節夫今之不明者非文冊也清文在萬曆七年至今三十四年矣中間買賣遞換即有侵越王姓人與董宅宜爭于三十年之前與我宜爭于十七年之前既經董宅與寒舍兩主遞換未占王姓尺土今無故而將虎鬚則不佞病狂喪心矣借云尊公重買豈以二石一斗五升之田併括人五堰乎即云係水豈得徃行築斷并無水者一槩築之何名乎刁民王御王魯無賴小人傳噬族人以奉尊公尊公唯兩人之言是聽今日之事兩人構成

之溜口泉水從來鄰里相安寂無一言自兩人移住泉口須索放水之家稍不遂意輒決壩水而注之溪穿竇而洩之別田亦如劉寅所以處沙泉者尤而效之矣但溜口之害泛及眾人若沙泉之害則不佞獨受蓋溜口尊宅之田多在下流其勢不能壅水使之不下若沙泉尊宅之田盡在上流而寅使盤踞泉口尊宅田皆濬而薄田生烟塵矣使者方揚然得意盡以有餘之水賣之無分之家索雞索酒索米鹽吾受分者終日荷鍤奔走旋放旋決不得沾一滴之潤將誰愬乎故今溜口之堰

雖築不佞吞聲忍受但沙泉之水相厄則薄田數百畝束手待枯而尊公錮于寅使之言以為當然不知寅使非忠于主也亦非讐于不佞也與小奴爭酒食起釁佃民唐大智適有牛犯山尊使執之小奴登門索取成隙不佞不知也及秋旱不佞卧病園居間泉上喧鬧遣小僮勸諭而尊使謂不佞將以奉告先為一切無端語以激尊公尊公以為然彼遂橫行無忌以不佞分水膏與高林孫正年滕舉王大才等家而聶增以上沿溝一帶隄壩千孔百竇塞于此決于彼上流田滿即掘水使之

東注涓滴不得過嶺西矣薄田何嘗沾一盃之賜乎家奴得罪禍延主人殊為無辜兩年枯旱亦足以少洩不平之恨猶猶謂未足其害何時而已尊公耄矣足下又宦出群小為政難與之言今足下歸矣則足下自為政豈可使蜂蠆小醜毒螫同袍至此極乎今即不敢望足下改父之政與父之臣但屬尊使睦鄰里体人情勿生事勿已甚徃日之橫已矣將來之孽止之各守分土安居樂業使一境清寧皆足下錫之福矣夫不佞于君家無論世講也無論瓜葛也維桑與梓世同土吾邑桑

梓之為荆棘也四方莫不聞之大都釁由群小而禍及
彌天故一馬飲水而曹衛之難結一女爭桑而秦楚之
兵起凡事類此不佞雖愚教奉教于君子矣無奈尊公
偏執不通又有數年之長不敢不遜即今年冲溜口上
下多薄田比年鄰人以田舍來者一切謝絕雖力不贍
亦以有尊公在彼也如牟冲周一仕之田已屬我尊公
有命即毀其券而索原價居士若王魯之田已屬我尊
公重買即以予之而更以渡母橋之硯田相償王正立
正義正忠之田屋皆屬我尊公欲之即委而去之他如

王天位王天佐之田王天格之基屋皆來求售以尊公
之故而辭之即今五堰下田二石一斗此在他人所先
爭者皆以尊公故而讓之然則不佞何負于尊公而兄
索我無已獸窮則觸鳥窮則啄區、亦有血氣者願念
瑣、田舍動相胡越使官府持短長是薦紳之辱而桑
梓之羞也故寧緩頰告諸足下告諸長者區、所惜良
重而尊公睥然不顧也豈以足下之明尚念不及此耶
夫吾之有小園亦犹尊公之有生堂也尊公為千秋淨
樂之土而區、圖殘喘旦夕之安旦夕者可以立待千

秋者無窮期也不佞以無窮期者奉尊公而盛使不能
以旦夕待者容不佞于人情亦甚拂矣足下倘能俯賜
陰芘使不佞一枝聊棲故鄉仁里豈忘首丘是仁人之
賜也必構我無已則康樂之園行將為逃亡之門一瓢
一衲何處青山不可寄居吾嘯傲而乃與人家奴作此惡
緣詩云碩鼠碩鼠無食我黍逝將去汝適彼樂土吾見
才與足下鷓蚌相持不才身請為奴稽首獻地願受一
廛而為氓耳若不佞老且倦矣焉能日憧々往來長與
索豹之邦為比鄰乎不多譚

